

下

程

邊州聞見錄卷八

武進陳聶恒曾起著

烏通山

鎮雄府第後五峯如掌中一峯如峭立絕頂有池廣不及丈水色清冷在竹木中有烏雌雄相隨墮葉浮水面即啣去之與永康軍之慈母池滇之惠嫺湖龍門小烏畧同地靈所鍾抑羽族中別有此種與

麻里城

烏通山南五里明季刺史某治其地性苛細而不切事情如蠻婦本

無袴褶戶曉以袴褶葛藤竹麻之利勝絞索夜必使絞索受其罰者縛草為刺史狀射之卒殺刺史是不知文身之治利用因也

隴應祥

隴應祥烏蒙祿氏女也夫死用夷禮納其屬施額頭自名為上堂施額死復迎水西安集橫暴象逐之請於祿唯所擇喟曰吾婦人而偶三夫卒以無子天不絕隴氏紹雄幼子即吾子也乃自听政時永曆稱帝厥貢唯謹烏撒水西殘破之餘往來策應有功永曆使行布政司叅政事更名應祥懸賞拾六谷遺骸於平遠諸州界為萬人墳烏撒諸民之被掠者以金幣贖之給牛種使歸其家畢節平遠皆立祠烏紗象簡威儀可觀年七十餘卒永曆賜祭葬今土府其所撫紹雄後也土府官屬有旗鼓廳猶行叅政時遺制也

隴貞

隴貞土司聯獄之妾也聯獄娶於祿聞其族妹有殊色劫致之逾年妻死遂掌印信如夫子人性明慧知書能平訟獄為國人所服又逾年聯獄死隴聯嵩者聯獄叔子夷禮以妻為政獄

無子嵩宜承龍衣則與祿偶而嵩之妻下之獄少時嵩父天佑嘗攝府事橫暴天祐死歸政於獄其左右嘗害嵩懼嵩立而還為己罰也乃以應祥故事聳祿更名隴貞計聞諸郡邑議以白梭氏阿雄為子貴州李督都芳述微時與獄之父為昆弟以書諭祿及聯嵩行異禮祿謝不可芳述怒使裨將以兵董成之不可則逐歸母家祿懼聯嵩以色陰遣老伶人羅運誓之祿亦因運以自解於芳述主文王之瑜與珙人何元溥欲持兩家奴漁人之利說嵩曰獄無子主社稷者非君而誰得國何患無美如

祿者祿以貞名且有權術左右素嘆君聞其計已定婚之夕將刺刃腹中嵩妻懼專寵亦力持之而祿不為備詭以具文大中丞劫其印信祿知為之瑜等所賣涕泗工馬隨中丞檄之成都元溥復誘嵩以賄獄三年不決從者傾其國人因而出亡者幾半府庫一空坐獄嵩肩隨祿以之曰妾與聯嵩以親則叔嫂以分則君臣公庭何敢無禮中丞能公無以難或以為嵩者業有成莫盡藉之以獻事聞猶不失名號泣曰吾一婦人而殄隴氏千百年之基業人其謂我何廢與天也唯天所與而已祿暴亡吐血數升

其左袒於祿者一時皆卒或云使醫鳩之聯嵩嗣之瑜等盡
藉祿氏之党無少長大繩貫其頸市之境外聯嵩不敢問祿
卒時年二十有一其民葬之板橋

爭立始於乙酉先是一年居民解姓生虎而不育豕生象鷄
三足如人形鬼夜哭禎祥妖孽彘詎異與其民爭
走寧州流涕言曰某娘之百姓也故應爾予為惻然

紹雄彘婦

紹雄彘婦少艾時仲春趨府過毛家灣小坐石坪中見風花

花滿地若有所失歸即卧病恍惚偉丈夫挾青衣夜分輒至延
巫治之其法使童子東向立以桃枝呪之童子取桃枝疾馳度水履
荆棘快馬不及至向所坐石傍掘地得大蝦蟆一青蛙二婦喟曰吾
誤之幸無殺也遂愈

簸箕寨龍

簸箕寨近畢節岩穴如夏屋有物蟠曲而出不見首尾居民疑
為龍久聞腥腐乃所取之其鱗尖如梭與畫圖中異皮如牛而
黑今則併折其骨計已長二丈餘也

萬福寺蛇

鎮雄府治一里萬福寺蛇長二三丈首有紅冠如雞日落則自山出小蛇數百夾道而迎入寺左泉穴水皆泛溢故土府隴聯獄遊寺中蛇倚牆而下視其年聯獄死蛇亦不復見

至聖像

鎮雄設學已久嘗以銅鑄聖像四配十哲皆高七尺明季為烏撒諸酋所劫十年前以李僉事檄求之僅存聖像及政事兩賢而已

屏山聖亦像土府安鰲所鑄僅存肩以上其下體不知毀於何時韋齋蒞屏時於乾隆二年復新之

遮天錦

鎮雄土司死以五色帳覆尸所藏錦長三尺以尺許縫帳心呼遮天錦其錦數十世用之而不竭傳為神物賻贈外投以錦則為不祥又忌山羊皆凶事中所尚也

烏蒙

烏蒙府界黔蜀之間中多沃野土司祿鼎乾怙其強不循禮

數函掠四出得三人則官賣一人牛馬亦然行旅非與其屬通往來者入即奴之金沙廠在火焰山足自十一月驅其民間採至五月地氣炎熱而止不用命者殺無赦祿馬廠則其妻主之距所居三日下方之閩山屯累世所積金寶具在其屯大石岩中下方隘口僅容一人至屯必腰絙而上牛馬皆自初生時畜之雉堞天然藤蘿歲一斬刈守以腹心屯故奧衍但行汲難耳世傳烏蒙負涼山之險內府所在非也烏蒙隸川南道兼受叙州府節制會理夷酋其宗也五十六年使四官據祿聚之室巧家來虐以有賦於會理與衆逐之昂乾以為叛已俘巧家男婦千人永寧副將詰責裂其檄且令鎮雄緣邊諸寨助餉又攘阿六之地劫其女十二月使其兄阿本率五百人攻葛魁河戛虐祖溺前後禦之夜遁侵宜賓慶符高縣之田高縣移文至顧左右而嬉曰彼家其畏我哉吾四境兼有叙州今已令我歲貢草子粮若干則宜還舊宇耳烏蒙自五十四年後倖邀寬典為釋阿底之怨始立學校輸賦益自大叙州府促其賦曰吾與若同官是區區者而猶必問之我耶留其使五月餘不出云

土府

土知府其民呼官家目魁主文其左右輔弼也掌案次之罵色健
目察司武坐色目莫理錢穀厥貢草子糧分其地為若干白勒
每一白勒以里長主之鈐印必請於其妻呼夫人或與夫人分治其國有
爭輒云我非官百姓也擊斷自夫人出則土府無能為矣夫死子
幼益專政或入省會見大僚冠帶如丈夫俗不諱叔殺以能四
出作賊者為首庸主僕禮甚嚴主呼世長公犯法即籍其
家並妻子賣之地皆苦寒椎髻衣褐種蕎麥稗草根以
以為食

將質成於夫人夫人盛服披氈升堂眾伏階下案吏盡其辭
復之夫人面壁而言不得平視予杖則於門外或夫人有慶賀
客使至亦升堂見使者受書命左右謝而後謁土知府云

坐草親

土司互為婚姻出自頭目者不得為夫人其未婚時所與野合者
呼坐草親

其未抱子者晝不相見不相與言滅燭後入鷄未鳴而出

否則笑其狎夫死于未成立則呼其夫伯叔昆弟宜以次
及者與偶而以家事庇焉其家女死為其殤子聘之呼鬼
親嫁娶以生

疾病

夷俗以巫為醫謹趨避巫言之某方則其方之民具供帳椎牛而
祭唯恐獲疾其黠者乃賄巫又轉而之他矣小兒女一人有疾則
諸雛皆之外舍一家有痘症則空其寨之人驅牛馬匿箬林
中雖兄弟不相通問也

葬禮

土司死不用棺槨裹以綾錦數十重折其項使面後曰看後人
葬用火化而不墳祭品以九十九為度牛馬亦然部落及鄰封戚
畹俱至毡帳雲連拜奠畢棒殺牛馬羊承給諸酋酣飲分道
劫掠而去

鬼洞

土司既葬以紅綠毛布襟米豆置竹筩中迎之屋後度竹名
草房朝夕祭奠除服乃入絕壁名鬼洞以木皮為桶累世具

在若祖廟然其生時器用財賄盡納之每承襲必使人竊取隣封頭目之首既得通國皆至行三獻禮藏之鬼洞名人頭鬼曾穿耳環者勿用為所竊之家亦安之曰是將累世血食我耳

白黑羅羅

白為民所云黑骨頭羅羅則官枝葉也

難民

明季之亂避地者皆入土司川南則鎮雄烏蒙成平餘習饒富雅好禮樸者散田里秀者留之家塾有云我家先生得一

舉人爭勝者乃必求進士相誇耀如此其子孫不振又或無家可歸諸蠻遂奴隸使之十年來奉檄發難民來機出亡為訟獄之數亦有陰畔其主者

十月朔

烏祿諸土司以十月為改歲行朝賀禮秦時歲首故以十月唐人呼爐節

龍爪印

土司自制印也行其境內形如馬蹄亦呼馬蹄印

木刻

苗彘申信誓刻木中分之嶺南獍狃以所佩刀劍或襍帶之屬出以與人名出墨之死不易也

罪罰

土司盜賊行於境外以為能境內有罰盜官物償以九倍商賈六之農三之

過飯

土府每食其下擎著頭上嘗而後進名曰過飯或以其餘賜左右為口涎得沾口涎者榮光彌甚牛羊肉俱用木匙不設箸盛酒以大牛角行則負之每云某某飲牛角若干指

炒子

炒子黃稗也夷地為宜抗秫有口不知其旨者所食唯菽麥炒子米多鶻面劫殺天姓性於力不足與之角掣其左手使不得拔刀坑孺子耳厥貢稱草子糧以此

灰藜

灰藜楚人名灰莧初生可食產夷地者其本大如臂仲春佈種一株

得米升許搗為糝月餘猶更美呼強盜餽餽諸蠻行劫草澤中
得此則不煩火食也天仙米者莖葉似鷄冠花亦以秋實天仙容
仰灰蓼俯穗長三尺

皮區金

明時司故饒於財前人所遺皆窮諸地有子不用父財之說稅人
量以皮區云與皮區若干而已

計直

豆麥入市以所貯羊皮袋計直升斗無論兒女則布指呼若干又
以一緡過十人其值倍蓰矣

羅羅裝

通袖長衫披毡而垂裳裹頭以青色緞盡一匹為度其禮服也婦
人裙委地表裡以綾錦五六匹布倍之名為高腰細摺若民則椎
髻布抹額而已

披氊

披氊及腰後兩角如袖用建昌羊毛制自烏蒙者佳氊衫百
褶自領以下則其製也

純裘

羊毛染采編置布縷中呼純裘如褐而粗呼毛布苗夷女紅其技止此矣

軍睡

以布為之加絮長及腰行則擁被背夜則拳曲如蝸牛名軍睡

羅羅馬

羅羅貴馬而賤人馬有能行獨木橋逐麋鹿與齊足而登山者詰其值輒云須人若干口鄰邑有良馬或賊殺所得即縛民間

男婦易之

歲閱民間所生駒神骨之駿者破耳尖識之求馬於土司但見其耳如月牙即不問而可知其為良矣

羅羅鞍

以皮為之無韜木鐙如籠其制與粵西西裔鞍畧同好事者加韜易鞅轡為果下馬之飾

銅鼓

黔蜀諸夷以銅鼓為宗器吉凶大事擊之其巫祝每跣銅鼓而言

每底而竄腰旁有耳刻水獸四子於木卓官署求觀皆時鑄無足貴也

口琴

以竹為之長二寸形如梭而小金葉如舌綵絲繫兩頭左手摘具一着唇齒之間吹氣出入左手畧加頓挫自然蓬蟲吟少用力則無聲矣蠻婦出懸衣帶或兩耳男則蘆笙山顛水涯歌舞相樂雖行路皆與聞之

生苗熟苗

久居漢地者為熟苗新出自土境者為生苗結茅高山箐林中獵取禽獸稌種豆麥以治其生每歲供山下居民力役而藉庇焉呼田主男婦俱椎髮髻短衫紵麻染五色采為飾或以所有入市易布縷鹽豉數倍其值暇則吹蘆笙嗚嗚然踏歌起舞女在室者多淫但不令父見名睡寨已嫁則諱之民間常夜逐盜獲兩少年訊之曰小苗至某家睡寨耳旁指一人曰此女父可証也女父謝不知瞋目責之曰汝夫婦少年時何如乃陷人作賊耶其人默然

熟苗頗馴擾在漢役於漢在夷役於夷諸土司有所取携則縛其人與之目為菜園以故益思漢

苗彞婚禮

苗彞婚姻必以類而尤戒漢人如有大故不忍殺則與漢曰使自絕於祖宗也聘以牛四頭或三頭富者六之其戒晚各有獻青布一匹鋤一犁一以為常名曰揚家若咸使聞知之義其鋤犁不以新取其舊恩郁穆也嫁時為製短衫編以貝及青蚨出其母手前後如鞵亦呼馬鞵此則咸晚所贈下施統裙皆五采其艷服也入市或采於山夫婦微逐翩翩如飛鳥老死而不相離如此于漢又何慕焉

壑山

苗民改歲三日後少年於山椒挿竹為號諸婦女從之倚歌相樂晚即枕藉岩下名為壑山以年之婦又復之他兩無猜忌也過燈節乃歸其家常以死拒漢人山居或為人耕食其餘使辨國賦則逃去

遵義諸於未婚者春時有耍樓之設則自其父母成之

苗夷名

苗夷名字多稱易某或者某粵西徭獞多稱扶某

虎化

粵西之徭獞滇蜀之黎人苗人頻死或死後有化為虎者鎮雄諸苗王姓尤夥既葬旬餘穴地而出不知所之夜聞門外悲嘯有虎跡知其為虎矣炊斗米覆以鷄食之別施符咒即去不復

苗民將化為虎則其神呆木頸看赤痕如環趨使就毒可治去死終亦不遠矣按淮南子牛哀以病七日為虎人虎傳詩人

李微悲憤為虎支諾皋王用食黑魚冥謫為虎苗人黎人以變化為常而芒部又頻見於王氏皆不可解

易倚父

苗人易倚以赴永叙檄挈諸孫入謁見其夫婦髮皆鵝皓白詢之年云已七十矣余為歛衽小吏言易倚父猶在生於天啟初殆將百歲屢經亂離川南萬山中竄伏幾遍今以石筍鄉蒞生為田主自謂幸見太平善笑頗健飯但嫌香味入口不及少年時耳天氣晴好倭而行猶可數百步易倚為官事所趨不及詢其詳俟其歸余當就

見之

又有易番者自言其父嘗事都掌苗阿大善用弩于隔峯射人目能以左右計阿大愛之劉顯破九絲其山峭立千仞不啻諸蠻無倖免者其父挾兩箕乘風而下遂逃康熙二十年間卒於瑛苗人初不知齒數如甲子生則云歷幾鼠年而已平阿大在萬曆初易番父時已壯其為多壽可知

求木

川南人家有竹木求木則問之苗夷以其入山不避豺虎也有斧無鋸欲其光澤則委木於地益以奔鋤柄三尺如鋤也析薪入市呼劈柴以一背

兩臂計

奔鋤之利土人之攻木者亦然

炒麵

油麥似麥而小黑芒江南呼雀麥在所棄苗彞植之味滑膩雜菽鹽而麵出則置布袋中腰懸皮盃就澗水食之

皮盃中置小木杓一名馬匙仰而哆其口匙挑炒麵傾輔車內嚼以舌數人共之更迭而食所見黠蠻亦然但距漢地遠並無椒鹽

之味也

山藥

山藥生山谷中者堪入藥味亦香美蜀人呼山茗其生於山者大如臂求之頗難惟苗民食之百合多白花而不甚香求之亦必於苗人呼老鴉蒜若問以百合則不知也

都掌

都掌蠻志稱以為鳥名按鳥都說見酉陽雜俎九絲其種類承平後散居民間興文縣永寧之大堪營尤多其言語衣服與華同婚

姻往來無所諱也

土獠

西南彛別種襟居民間喜作賊跣行指大於踵履其跡嘗捕得之

羿子

俗於羿加大蠻彛別種勇而善弩為羅羅所憚服制如苗人但襟袖加長耳

馬湖子

云是馬湖府之土著居深山射獵為生所食山鼠有重斤許者性

與苗同而遷徙不常地力已盡則去之苗人不喜辨國賦猶佃田而耕
馬湖子則不佃不耕焚箐林種蕎麥而已

蜀中氣候

蜀中氣候山多則寒冬夜聞雨聲曉望千峯皆成白頭無冰蠶了
山民言其地九月樹皆榮誠冬天也余癸未遊晉已過寒食柳條未
青澤州兩宿度大行為河南懷縣桃李葉花及菜花爛然田
野間歎為異候今則憑欄俯仰即有春冬之別如此

燕晉泛寒衣裘可禦蜀陰慘入肌膚土人日夕行溪澗中間
就地爐取暖卒無酒習慣然耳

夜寒

川中暑月晝或裸程夜必蒙絮被以余二十年所經自齊魯而燕而
趙魏西粵皆然蜀與西粵稍不戒則疾病如執左券然民間有絮被
者能幾所居皆茅屋四壁編竹為之風雪中亦無塞向墜戶之樂也
為兒女覓苗婦乳抱命與之絮辭以無所用請易禪衲且云利在
倍之為婦時計入冬以苦寒告家人責之余曰是無足怪彼生長
田野作苦無異丈夫上下登涉汗浹背且儕輩皆禪衲以為禦

寒之具止此矣今所見輒絮衣日袖手而坐有不自覺其寒者哉

吠日吠雪

語云蜀犬吠日粵犬吠雪蜀春夏時亦晴霽入秋便成漏天乙未年嘗以曆算無雨者不過百餘日尚未卜其夜也桂林之興安縣嚴閣樓北顏曰雪觀相傳朔雪止此杜詩五嶺皆炎執宜人獨桂林梅花千樹白雪片一冬深是桂林猶有雪石湖云不及北州之多者為得之余以十一月渡昭潭夜半雪曉望四山依然螺髻耳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雪日有目共見而為犬所怪余則兩經其吠矣悲夫

偏東雨

蜀田有堰水為上否則必得大雨驟至山阜所不能留者始可樹藝俗呼偏東雨

虹飲澗

虹飲澗活活有聲澗無大小必有清絕無泥者蜀中隨地有之竊意虹從澗出耳吾鄉秦氏弘緒堂後為金匱山嘗虹見初無勺水也

水土

水土之說匪徒來自他省均之蜀人易其地即習次作惡下而畜牧亦然其氣清濁剛柔咫尺而異狃於所習則以為常故也鎮雄隴君嘗以馬一具駢體為壽居數日作聲歎聲余以為病焉耳命治之圍人本苗彛曰此不服水所土使宜可勿藥驗之果信吁鎮雄地苦寒今已食青芻飲白水似遷喬木而猶戀其故土如此

元旦

川南風俗元旦婦女不出戶以闕有婦女跡者為不祥

燈竿

蜀人四時佳節無燕遊之樂唯上元為燈竿會竿長四五丈聯燈數十盞燈以紅紙式如弁隨風嫋娜宜遠視初八試燈樹之通衢初十則醵飲其下間有歌吹此羸彼詘轉相誇耀長邑秋八月故有柳公燭會今亦不復舉行矣

啞樂

觴政有啞樂音各執其一皆屏息以手作勢鼓以聲之鼓止

則止極鼓者或他有所執其人即舍本藝起而援桴遲速有罰衆目在鼓而鼓吏又視衆目之所不及轉相迷誤以為笑樂江南故有此戲觴政之雅者

奪狀元

射圃之戲有名奪狀元者以小木牌若干置布袋中為正鵠中者有罰中則探牌狀元受上賞次榜眼次探花次會元進士與解元等舉人又次之貢生生員又次之內設教諭一名在舉人下生員凡四十名雋者以一文為束修之敬中而不著木牌者罰停科納錢名門斗覆試中由巧力魏科則布袋為政其旨微矣

葉子戲

葉子戲今云打馬吊者熾於明之萬季其法視百貫之減活曰闕曰獻曰大順不一名如梅村所言是皆妖孽之徵耳譜以地而異又有集其成者士大夫燕會必先其富而不能自達者或借以獻媚權貴詭勝為負投其好而設笑言敵意指自京師以至遠方下邑自大夫以至閭門以婦工其技者目為出景不能者則為鄉裡人噫甚矣吳留村節制兩廣于上元為燈謎列座中縣一檄餘無他物

命射四書中語觀者如堵一士子咲而題其上曰如之何不吊留村大喜賜以綵緞厄酒吊於義為傷為愍凶禮所尚留村以其年入京師未幾有零落邱山之嘆而于上元兆之可以為戲而忽諸也哉余於長邑禁市肆粥馬吊牌有哂其迂者附識之

鬼打

蜀人無故而野死體作青腫色輒云是鬼打死也乙未秋有餉其夫者卒遇風雨見大手如箕棒筐筥於地迄無遺粒其俗好鬼而深山古木魍魎憑焉未可以常理論與

走胎驚

蜀中小兒易風驚視其面發黃頂髮垂鈎則色然駭曰是走胎驚也言有鬼物攝其魂以走別使胎生法用石灰劃地然燭就小兒影艾花灸穴書待灸之

獻大耳朵

叙州人病亟而禱以豚一夜靜時于廣漠之野云獻大耳朵龍君左耳為崇也詰以龍君何神不知也

邊州聞見錄卷九

武進陳聶恒曾起

燒香童子

民間懸泥木孩晨夕炷香其子名曰燒香童子

打通竿

胸次飽悶或他病不思飲食用苦葛藤或桑根或良姜幹隨
其人之大小長以手腕為度啟其喉下之負痛輾轉噴血滿地不恤

也名曰打通竿蜀無良醫有亦不之信納錢

祈禱為
納錢

打通竿之

外坐視其死而已山花野草半入方書其中豈無救時之藥棄

置不用斬刈因之妄採邪說以自誤而誤人可為痛哭也

祝油科

一切無名腫毒以指書符于百沸油中塗之而指不傷蜀醫有祝油科之號又有名大退水者能續斷骨知雅州姚君以三百金傳其術猶靳之

么兒子

蜀有么兒子么弟之稱蓋言小也女亦呼么姑么女

蠻

蜀雖衣冠之後無世僕呼僕為蠻土人窮餓恥不作蠻或鈎致苗彘虜掠得之奴價與婢價等婢作苦日夕不以貸長亦不與婚任其野合呼婪山孕則喜見顏色曰又得一家生子矣或問其姓主人之姓也且與兒女同輩行珙以南甌焉安之嗚呼人道至此漸滅其盡矣

紀年

問年以某甲子對追憶情事亦然若順治幾年康熙幾年有不能出諸口者僻陋在彛奉正朔較後中間吳三桂之叛偽號

借加故老相傳槩用甲子或不無意與

甲子場

越墟北人名趕集西南邊荒無專市州縣治及四鄉各有場期風雨畢赴滇省及諸土司界以甲子紀如某日處子曰云鼠場之類是也

土客

粵西人自造字見石湖襟志如不長矮蜀人亦然越占作套占音同搯去呼以大步為義蜀文移中時有之

疊字語

山為山山溝為溝溝擡人以槎則云好一頓棒棒之類

田兒子

蜀人以物之小者為兒子訟堂相質爭其田至外餘田輒云汝家田有兒子我家東省大案以來豈不生兒子耶可為一聚兵燹後版籍盡亡所謂東省康熙三十年直陳州也

尚白

隴蜀無男婦好以白布裹頭云平安服或云自漢為武侯戴孝所

致憂慮諸首謁余披白氍衫外頗楚楚童蒙時見前朝遺逸
多白衫朱履大頂氍帽尚白不獨隴蜀然矣

東坡扇

東坡裙製如帷裳吳下婦女緣以錦綉冬則浩然巾鏤刻花草兩
先生遺制今皆為少年妖冶之飾東坡蜀人蜀婦女顧無此服也

鞋瓜爪

形如馬蹄所用鉄葉子相似鑄自鎮雄諸蠻蜀天多雨山行利之
雖有此須緩作之字步否則墜厓仍不免也天地之大豈乏坦途
蜀道之難豈堪失足天實為之其又何尤焉

背子

蜀人戒行李輒云背子若干或燥濕之不齊則以竹為架層累而約
之欲閉兩手為上下山谷攀蘿捫葛地也責任在背古語故云若
戴則北人猶然十年前於宮牆西見藍衣婦人戴大磁盆二緩步前
行卒遇推糞車老人碎之地老人惶懼叩頭婦揮之去無怒色亦無
戚嗟之言安坐道左而已有少年衣輕裘連騎而過婦遽前呼曰
我王府隸也需此進饌爾即貴介行路何得衝突婦人便獲罪

謹誓將碎首馬前矣少年愕然叱之下使視其器果有畫龍
鳳與辯不能勝少年亦大笑命左右如其直償之吁可謂智矣

扛火

山民無取火具破大竹挿地以兩片橫夾之置枯葉或竹屑其中用
力上下烟焰勃然名扛火

種小春

川南呼種麥為種小春以時紀也然種者絕少詰之云懼鳥雀
食羣牛踐踏與官厨無饜欲所致鳥雀何地無之使人皆種麥

如種稻然所食幾何民間無牛官春畊後即縱之野安得不踐踏
官厨所需諸謀市亦易何至以斗麵故與鳥雀羣牛共為民厲
長寧舊令郭君曾課民種麥余亦屢加條教鮮有應者又
見其挿秧以後耘耔俱廢歛時葉稭俱不收聽其腐爛歲
一熟則地力有餘山多則雨澤時降其穀賤而民不苦飢屬
有天幸也夫

火米

川米廣收價賤土氣蒸濕民間皆貯穀日就水碓量口取給

焙以火者為火米耐久不蠹味不佳粵西米亦易蠹蓋藏之法畧同無火米也

啞酒

山農所出紅粟米襍草子焙乾蒸爛入藥覆以橐反置烟樓月餘客至連瓶昇之地客飲若干外則注水若干揮竹如管城更迭就而吸之香冽勝市沽亦以昭敬

鬼豆腐

草本桿高二尺許下如茅而大秋後磨為漿加灰水少許即成腐忌聞人言聞則口發麻蜀人於夜靜時治之性情清涼而能消食

蜀銅

蜀山之銅漢產以來宜鼓鑄今亦無聞余居長邑雖與民易菜把無數錢者以錢為不利藏棄也

蜀鹽

蜀人呼鹽為鹽巴塊然而黑不堪咏雪之比也相傳明藩府所尚色如桃花不知何產華陽國志汶山有石煎之得鹽者今

亦無聞

蜀人呼鹽酒為胆巴即北人所名酒剛者是也

巴紬

語云吳綾蜀錦今巴市已無錦機巴紬一端可三十餘兩成都嘉定州所出俱粗重為負士耐久之服布之佳者亦非土產

蜀箋

蜀箋多粉不利於筆楚紙差可用元費著故有箋紙譜約而言之浣花潭水性重於他水造紙則佳唐時即為居肆之所十樣者名謝公箋深紅色者名薛濤箋韓浦詩十樣鸞箋出益州謝箋所自昉李商隱詩浣花箋紙桃花色濤箋所偏尚也濤為小箋元人為百韻箋極箋之變態而皆名浣花箋明藩府猶以三月三日汲薛濤井水造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進御又造小箋僅容一詩易深紅為純白莫吳下有仿其式者而於蜀法皆不傳蜀紙厚重宋元士人尚微池諸紙以所以也今則求楚紙代匱且不可必致噫

川筆川硯

陳同甫以川筆十川墨一貼晦翁札云蜀人以為絕品今談濫惡色諸生常言硯溪石不堪作硯詰之云堅不如墨也予視其所用墨價不過數文鏗然有聲若端溪彌弗勝也士不知學古怙畜眼所未見臨池之樂茂如人物升降自筆墨已然矣

虎

蜀雨後山行虎跡出去來可數有傷及犬牛者不聞噬人長寧年夏諸生自北門醉歸昏黃月色中有物蹲道左就而視之赫然虎也以團扇撲其面虎微嘯而去屏山遇虎書之即去以為常無錫諸太史有姪戍寧古塔言其地日與虎交錯而行無所避其諸虎狼之仁也與

牛

川南以牛為恒產或入滇黔賣之獲利數倍俗呼秀水才為牯牛價以牛一即可以青其衿也粵中亦家畜牛有純白者春耕後輒殺之柳子厚戒殺牛文東坡書貽嶺南人以此

川馬

京師好事家畜川馬如古棗下駒蜀地所尚必有五尺而上小者

建昌為多或來黔中非盡土產也川鼠皮近亦行京師卻無此鼠不知流傳所自云

豪猪

穴居騰山如犬其鼻似龍高一尺長倍之豪白黑相間可三寸亦有盈尺者發之如利錐犬不敢近苗民取以簪髻吸水以尾飲其子必均掉而行瑋然有聲聞其聲張弩俟之間有獲者

野猪

野猪與民間所畜類肉無脂而美過之上山如飄風下則較遲與豪猪皆為禾麥害性喜就松椿摩癢其油入腠理獵之必出無意鼓其氣以待雖飛鏃如雨聲鏗然墮地而已

松藩建昌產香猪小而肥食之香美土犬味亦美於他犬性黠羣遊稻田其一登村而望人至則以吠先之

方頭獺

蜀江多石不利網罟漁人以獺馴習之編竹為筏網長與筏等有門獺從門入循網取魚魚逸獺出網逐之號之即登方頭者為上值數十金扁頭入石穴不能退漁人翦魚如指大獺每得魚即以少許食之徃復

不爽多魚出於獺獺不自私人亦恤其勞有果腹之利匪徒馴習之
又能盡獺之利如此吾於此竊有慨焉

獺有食羸者又有食沙工虫者皆不能捕魚在扁頭下其皮亦
以是為差

催生狐

長尺餘肉翅在前後足間如蝙蝠而毛飛騰樹杪環而噪之怖伏不
敢動其皮用產難中有奇效呼催生狐

愚按催生狐又名飛鼠又名火鼠深紫色可為裘喜食火見
有野火則就而食之彘人以其肉配藥亦能催生非特皮也

箐鷄

生箐林中冠距猶然鷄也白羽黑文善飛如雉味鬆美

白鷓與箐鷄
兩種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子美詩也余
來戎州自涪萬溯流孤舟入夜哀叫盈耳洛陽橋猶聞其聲何有
東西川之別古稱衡陽鴈斷唐大曆二年冬嶺南節度使徐浩
奏稱當管懷集縣陽鴈來乞編入史子美詩聞道今春鴈南

歸自廣州是也余官嶺南三月間鴈紀以詩冰泮北沮之說猶未可信物理古今詎止以杜鵑異哉

按華陽國志序辨杜宇魄化為鵑之誣云鵑鳥今云是鴛或曰鴛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據東晉人已有是言也

鴛鴦

川南罕聞鶯燕雨亦無鳩婦聲杜宇而外恨呼以春夕鳴鴛鴦四時都有家人惡其不祥欲皆彈射余曰山多古木去此則將何栖彼實生長於斯余與若其寓也而以客逐主人毋乃悖乎朝野僉載云路敬潛宰遂安鴛鴦鳴屏風又鳴承塵上與妻對食鼠數十頭各異色驅以杖則抱杖唧唧有聲其他妖孽難具言敬潛數膺憂患聞前令橫死而所見又如此頗以自疑其妻語以安命考滿卒無所害也余豈不有命在天乎鴛鴦奚惡焉一時皆掩口笑今亦習而安之猶故鄉鶯燕然矣

恨呼

怪鳥也入夜則鳴雌雄相應和雌鳴作鬼而長雄鳴如云恨呼立春前尤悲切形與鴈類鴛鴦其首抱卵枯木中

護花鳥

春至則鳴如云勿偷花方物贊苗首黑裳黃駁其羽者蛾眉青城
間有之亦名惜春護花發乎情惜春則情之至此鳥不知今徒饒舌也
水燕
江岸即沙成窠土人呼水燕其巢於室者十有二也金堂玳梁蜀中
烏有荆榛糞穢間亦無所謂花落泥香者免余口之卒瘁而以
繫其族亦苟焉而已

點水鳥

形似燕而小點水如蜻蜓

牽牛郎

似牛可拇指大純鉄色兩翅以種豆時有聲甚雄而長曉明則雨
晚鳴則晴立秋後伏枯桑老柳中不復出江南呼楊牛形半之不
能鳴也

嬾虫

蜀中蟬少樹間或如虫而大聲如風箏晴好則鳴春夏之交聞
之使人思卧呼嬾虫

蟆子

元微之蟆子詩序蟆蚊類黑而小不得紗縠夜伏晝飛出已蛇鱗中齧人成瘡秋夏不愈膏秋葉敷之則瘡間栢烟麝輒去蜀少蚊多蟆與北地所云百靈皆微眦嘬膚百靈以晝百靈自撲香炷而死蟆則知引避耳元詩晦景權藏毒明時敢噬人又云沉水來滄海崇蘭泛露光那能枉焚熱爾衆我微茫有慨乎其言之也

愚聞土人云蟆子即五倍子內虫也好在蛇虫鱗中故噬人有毒以白礬唾津搽之即解信然

蟋蟀

詩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言感寒氣而生泣寒則無聲蜀四時皆有聲予詩階多宿草蛩鳴天早又與友人啟入夏而秋虫鳴方冬而春花謝猶為婉其辭也

魚男

川南魚之嘉者為魚男鼻垂鈎

蜀蟹

蜀蟹小如錢橫行隴畔視猶虫豸然未秋求持螯之樂不可得姑醉以酒襍椒鹽咀之風味不減故園也

愚在蜀山行時有小蟹色淡紅自石隙中出不皆在水際也詢之士人亦不敢食云

蜀木

蜀木生谿谷中多瘦而長從翠微下視挺直如竹地逼而上行雨露之氣然也杜古栢行黛色參天二千尺與文與可竹掃取寒梢萬尺長者皆詩人之言子瞻萬尺竹當用絹若干之說蓋戲之而後人以亦以瘦長嘲工部皆不妨兩存或者又以杜為蜀木之証則已固矣蜀木較長於他產而帆檣之用無取焉入冬霜雪以則陽氣洩川栢亦泡腐不其然與

紅豆樹

蜀多紅豆樹堅緻紋如羸土人不甚愛惜每於成都市得之收紅豆樹底纖纖拾素手歐陽舍人詞也

愚按紅豆木大者合抱其木稍斜分則有花紋若直解則惟有白線耳

娑羅樹

筋肉相附肉久則虫生如敗絮去肉存筋作筒貯筆嵌空玲瓏古意可愛欲速朽置污泥中旬日肉内外脱落筋作沉黑色然不如自然者佳葉如合歡而長無枝葉生處即成筋有大小花紋之別

荏桐花

蜀人利其子榨油名荏桐為四種之一先花後葉春三月花叢生似紅如白余嘗疑月令桐始華之說註疏未詳月令本呂氏春秋若詩所言檉桐及梧桐之桐江浙間四月生葉五月作花况西北氣寒如不常所見或即此花惜無可考

愚按荏桐屏山最多土人以此為恒產諺云家有千樹桐子孫不受窮結實如北方梨菓内子如蒜瓣月八熟初種最難樹下不留宿草時時鋤耘三四年後即結實也俗呼油桐

杏花

蜀梅皆單葉俗呼酸梅子花萼李山野間都是杏則自業灘道中見之三年於此矣余鄉先達有在遼左者夏四月聞某山杏始花呼朋載酒出游既至相顧流涕所云感物而悲見不見其

情一也

愚按桃杏梅李馬湖最多俱以正月開花結實酸苦而澁不堪與吾鄉桃李作衙

櫻桃花

多白色地無流鶯人亦鮮落其實者吾鄉有櫻桃九熟之稱櫻桃笋青麥青梅雀梅茅針河豚刀鱗白蚕蝦在樹在野及舉網所得各三種川南青梅與笋耳笋熟之始入市味薄劣茅針命小奚隴畔折取為所怪蠻鄉風物觸緒傷懷詎云口腹已歎

芙蓉

芙蓉自楚以南皆成樹曉露初折白如玉日中淺紅日夕深紅號三變芙蓉詰朝新舊相間一株宛然二色粵西有此種丙戌冬余令荔浦編以折枝掘地橫埋之四月始芽八月高已過檐爛熳可喜蜀郡所見殆弗如然花皆千葉紅艷灼人錦城風景猶彷彿也

三變芙蓉瀘州多有之余於乾隆乙未之秋倩人帶至屏山署揮之即生其子亦可種特不如折枝者易長耳

三變桂海花志云添色益州方物贊故有添色拒霜自濃而

淺花則常態今顧及之亦反之怪如宋公言猶吾所見也王阮亭隴蜀餘聞成都換色芙蓉日初出作淡紅色日中猩紅日晡純白則又反之訪之成都今亦無此種

秋葵

嶺南山行移秋葵數本植之如圃為吏人所怪曰此野棉花耳異貴焉蜀中亦呼野棉花吾鄉白司農子以豪奢不能察物其門下客逢迎愚弄無所不至嘗更迭作醉飽狀曰適從某家賞名花極歡故至此公子曰吾家園林中有之否曰此倭葵花也來自海外將獻天子園林中何由得之市以百金此則以棉花為葵花而售百金粵蜀葵花為棉花一文不直也

公子嘗以中秋夜過虎邱覓酒船不可得恚甚客請來年先十日遍致之屆期酒船無大小檣燈皆題白府實以妓樂往來奉觴為公子壽傾吳門之人夾岸聚觀服其豪侈又嘗與客言能以一刻盡千金為笑樂者更予五百金客請以重九日城東太平寺浮屠邑人登高之所也以飛金百箱隨風傾瀉寺前後數里士霑裾屋瓦皆黃赤色公子稱快倍其賜

金銀花

蜀山多金銀花其葉之附花而生者鮮白過之漸老則青

蘭

蜀蘭四時皆有俗有春蘭夏蕙秋芷冬蟾之號色白為上紅次之純綠又次之九節居多並頭則枝枝皆兩品字則枝枝皆三蘭之變態已極但香氣未如陽羨及閩產舉有未逮焉耳

白芨花

如蘭葉已幾似但無香耳王阮亭入蜀詩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芨花土人呼水毬子花以其根作漿水供浣濯

野良姜

似高良姜而長大七八月作花色微黃山溪間數里不絕其根可食其子與紅豆蔻同功花在所棄姬人以製露春時薔薇不帶也

芭蕉

蜀地名芭蕉窩芭蕉隘者所在而是虧蔽山谷經冬而彫夏即作花子叢生色如蓮蓬性甘寒花露尤佳土人鮮能知味雪後葉有悴容花亦不復放春二三月則開落如故矣王右丞畫雪裡芭蕉

解之者以為興會所致要是少見多怪也粵西呼芭蕉樹有合
抱者襍種蔬圃中蒞其根食之

木瓜

蜀山多有之而土人所取非香也刻其中以鹽縣之風檻山行咀之則津
流齒頰

蜜桶

蜀有橘無橙土人所云蜜桶者如瓜甘脆可味籬落間佛手累累
質易腐要是霜雪少耳

山楊梅

藤本如蒲桃莖葉多刺色黃可指面大味甘酸康熙丁酉春三
月檄之鎮雄識此於羅星渡役夫之口不食楊梅者四年矣先一
夕上羅舊館王尉以枇杷進猶自三峽中見之也

救軍糧

不知名所自起累累如豆而赤可食其葉土人以代茗四五月作花碎
白成團

五倍子

出膚鹽樹其樹無大小中空而黑子宜染皂

愚按五倍子有三種有鴛卵倍菱角倍丁香倍唯丁香倍佳
屏山每斤價直五六厘

三七

山春今人槩呼三七出粵西南丹州者佳有水旱之別蘿白人參
大小言之蜀產色白體輕味薄劣市中蛾眉參服之胸膈飽悶
已而知為三七苗耳

蔗

洪邁糖霜譜盛稱蜀之廣漢遂寧而遂寧為冠又稱微山前
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紅蔗止生噉芳蔗利沙糖西蔗杜蔗利作
霜宣和初遂寧蔗霜為嘗貢是蜀蔗固有名也今廣漢遂寧
俱無聞地力猶是而物產遂不古若何與長民者尚其利導之今
蜀蔗唯南溪為最

粵中多蔗田大如金錢味甘美取作菓子糖其老莖留田間
行路皆得噉之蜀形似已耳菱藕僅見榮縣藕故有名
方物之獻價不過千文趨運頗艱民力二物亦粵西所以噉

蔗猶為彼善於此也按譜蔗霜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
又次之淺白為下又云堆疊如假山者為上法自大曆中鄒和
尚今人所尚洋糖法自海外味鮮美倍之真為巧過前人也

斑竹

蜀人呼大竹為斑竹以建屋類江淮間毛竹而質薄長沙府益陽
之九里鄉有斗大者呼南竹

刺竹

刺在節間質微方惡其亂真余於方竹辨之生笋以八月蟻

美秋菘老饕猶有取焉耳

慈竹根

慈竹根盤結如虬龍中實川北民家破為几物貴其以徒尚花
枝何也

竹麻

秋冬以慈竹為之束濕或約背皆是之熟之以絞索捆履呼竹麻
及春老不復用慈竹江南北都有盡其用者蜀人也

慈竹經春呼娘竹余詩嫌竹晚生秋後笋兒田先揮雨前

袂皆蜀語也

苦麻草

蔓生葉如葵而小多毛即本草毛萼萼作蕞蜀中彌望皆是觸之癢痛入骨亦呼蝎子草熟以飼羸則肥益部方物贊言其善治風癰杜子美夔州除草詩自註云蕞也

迷魂草

生深山中質微卒不可辨遇之狂走日夜不休自後呼之即醒或云蔓生俯出其下始迷蜀人每山行必相戒見蔓生揚起而盤曲者即斲以利刃然莫能名其狀也

長命草

生石上或樹間碧色垂垂如組紅女不能卒辨也方物贊長生草云色與栢類冉冉其莖長命或即長生柯古廣植篇仙人條不常有出衡岳石上無根狀如同心帶三股而純綠其名尤稱

周易集註

來矣鮮先生周易集註先數而後義重理易以象言象以錯綜言皆本孔子之言程子言理朱子兼言數而云象失其傳理會不

得來先生理會及之應有起予之嘆矣其書兵燹後刻之吳下而吳市絕少余先後構十餘帙他日歸舟頗勝鬱林石也

蜀選

唐人選唐詩凡九種又云才調集皆蜀本也詞祖花間草堂花間趙少卿手輯諸選皆有別裁矜尚才調與令狐御覽同旨花間放翁稱其簡古海內誦習而蜀士罕能言之予間行書肆經書註解槩從刪本小文字初學之鳩毒讀古文苟簡可笑長民者與鄉先達俱不無責焉三太史省志藝文出用修手謂可單行今已殘缺失次兵燹後文獻無徵久矣

安石公集句

予總角時見家椒峯先生卧榻旁一聯梁間燕子聞長嘆義山句樓上花枝笑獨眠長卿句彌嘆其工左右云此董子康孝廉所集董與先府君同學故有名諸升庵詩話則嘉定州安公石為之子康或長誦之先生久虛內主書此自遣耳如鱸魚正美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請君酌我一斗酒與我同消萬古愁皆升庵所激賞余於燕市酒家見與爾同消萬古愁上句乃勸君更進

盡一杯酒尤工不知題自何人也

隴蜀餘聞

王司寇阮亭餘隴蜀餘聞載明萬曆鞏縣東或聞仙樂出樹中揮斤砍之其聲自樹杪飛去巡按御史以聞余年十一吳太孺人喪中緣階就石盃取硯池水忽聞絲竹悠揚仰則寂然如是數四知聲在水中搏之乃止閱二日盃魚皆腹疾是皆妖孽耳

張獻忠破成都

崇禎甲申冬十月張獻忠攻成都總兵劉佳胤戰敗縱火焚

其四郊穴城繼以礮雷雨驟作火益熾守陴者不能立西北隅

錦江樓卒崩蜀王卒嬪妃沒於井文武諸臣龍文光劉之渤劉

佳胤等死之列兵為甬道閱民俾斷右手授以左者兩斷之令云除

城盡剽一時街巷填塞乃圍而殺之其婦女無老幼緘置大竹籠

沈之江自西門外決錦水洗去城中腥血凡三日夜獻忠乃入據

蜀府改元稱西王呼老萬歲會曾英復重慶李占春等多有

攻城之捷所在兵起其將孫可望從漢中敗還而我師且入保

寧界丙戌遂至西充南部有大順二年半永曆十八春之說

初獻忠敗入穀城衆飢乞撫設因其困守一邑而以大兵蹙之几
上肉耳李自成之車箱峽陳琦瑜以輕心為汙弁所誤而熊文
燦則並貪其賄其時左良玉亟請討楚撫余應桂欲及其未
發禽之文燦苦禁左軍而糾應桂為挑釁樞臣楊嗣昌
且右熊抑洪承疇下應桂獄惑上以成其賄鄭撫戴東旻
以為言則又用微詞使獲罪譴穀房之變文燦成之嗣昌實
主之也薛相國觀伴食而已何能為獻忠反留書于壁曰總理
使然且疏其所責金玉錦繡之數前後以億萬計文燦卒棄

市獻忠破襄王陽坐襄王堂下屬之酒曰不過借王頭使彼督
師以陷藩伏法耳嗣昌卒自裁其後獻忠破常德既去還兵
發嗣昌祖父墓誅其骨思陵猶念眷嗣昌而獻忠則深致疾焉
嗚呼可為誤國者戒已瑪瑙山之戰左良玉以不受節制有大功
獻忠之衆幾盡使其客陰說左曰督師猜忌無獻忠公不能
有此軍矣先是嗣昌欲責賀人龍以抗左而又重遺良玉賀怨
望波言左深啣之故獻忠得以其隙再生收集亡命嗣昌欲
以蜀唱賊不令入楚疆而卒先破襄陽殺嗣昌殘楚及豫

章而後再陷蜀僭偽號流毒一方極生民未有之慘嗚呼獻忠之幾瀕於死而不死天也生獻忠而又生文燦楊嗣昌蜀之野無炊烟稻蟹不遺種經數十年生聚之恩而荆棘瓦礫都會猶不免焉夫豈人事也哉

照天燭

獻忠改元大順用南充江昂鎮偽禮部尚書南郊議以婦人足為照天燭合尖頗難其選寵姬過堂下喜曰此兒步步生金蓮也命刑之昂鎮卒以祝版不敬予杖百乃懼而自經

獻忠修齋

獻忠破灌縣延僧修齋疏紙不潔怒倒懸之樹下置碓徐寬其縛使旋就碓繼又于虎頭岩以次斬之使負痛投江有聲

名諱

張獻忠據蜀自尊大其黨所上箋疏及耳目睹記所及觸犯名字者皆所深惡自劔閣棧道抵成都前人碑版輒鑿之雖嫌名亦諱曲禮卒哭乃諱鄭氏註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神始已諱之義似亦易曉後

人于所尊每云諱某是死其人也獻忠盜賊不知書其迷謬
宜矣

獻忠碑刻

獻忠嘗頒諭郡縣云天以萬物予人人無一物貯天鬼神明明自
思自量瀘洲察院中石刻十年前猶在追尊梓童神為太祖
高皇帝葺其祠賦詩則以兄呼之其下屬和皆列銜鄙俚可
笑如此

獻忠破梓潼杖諸生多死白某叩頭呼曰夫文昌夫子盍救
我獻忠誤以為張姓曰汝乃一家人耶命釋之

獻忠開科

獻忠開科取士戴大頂氈帽藍抹額佩刀下階遍提左右之耳
笑曰畢竟武官耳根較硬也臚傳訖盡斬其首留狀元一人
數日間被膺寵秩入謝恩曰汝亦復可驗賜五百金令速去已去
追而殺之

其人陳姓漢川人一云宜賓讀書城北之翠屏山嘗至師來山作社
夜歸其小奚僵卧道左呼之云為鬼所弄相公至鬼乃却去云

此狀元也陳遂自負吁狀元固堪嚇鬼出自獻忠且不保首領而猶為之兆如此

其探花易縉叩其自曰大順二年衆皆笑王廣文儀為余言之如其言則臚傳後止留狀元一人者未盡然也又言縉明時貢生奢寅園成都登樓見其道上殺人曰奢寅無禮毋乃為亂耶其漫不曉事如此

蜀士

成都諸生有通表李自成者獻忠於朝天關獲之怒甚乃復議開科使州縣必羅而致之且毋後期而蜀士不知也既至殺之西門青羊宮凡二萬二千餘人一時筆墨山積李自成下河南過郊或以青衿飾樂戶出迎大喜賜以金錢其再破陝城也士爭趨之自成以前為所侮盡剗其鼻法以小鉄勾牽其鼻使長俯而就者創猶淺仰則幾盡之矣二十年前見一老進士癩痕指大道路為余言皆諸生時為李闖所剗者也蜀士以名豫以利生亂世其知所避與

獻忠學使

獻忠使何某視學保定迎春日為妓點拍且和之獻忠剝其皮
束帶妓艷歌以約

獻忠破川北

獻忠破川破北某府有匿溝泥中者夜見朱衣人按籍點屍云
何尚少十八人也匿者自顧其偶恰有十八人以為不祥天明走出遇
賊皆殺之

抄殺

獻忠賊殺無艾遣將分道出無長幼殺之殺多者受工賞嘗置金
于路數日後覘之或取去知尚有人即罪其將名為抄殺山谷
逋逃一老率以長竿驅之雖云十百為群無敢逃而走者殆其
數然與

斗米七十金

獻忠掠民間積穀有害之地者用雞毛為帚曳而徐行飛動
則知有穀其氣上升故也給餉外必掘而焚之歲丁亥叙州斗米
三十金嘉定七十金道路間銀錢肩負不諱一握之粟必置
懷袖避攘臂富順諸老紳半匿城隍廟階簷下溝中

既出無所得食相顧悲嘯而死

獻忠食人方

獻忠將吏食人者多病笑曰諸君自不得法耳人身毫毛在肉中者可二三尺拔之不盡有不為腸胃累者哉黃荆条鞭其膚竹簽刺手足吹氣滿盈已而注水盡一石為度毫毛自褪膚外續續拔之復盡一石果有長二三尺者蒸而食之卒無病左右呼萬歲服其神此豈記載所有真天生豺虎也

賊道渴輒生割人飲其血剗腹為馬槽馬皆鋸牙虎豹見人即噬或以婦人足之織者以肉而多筋斫而炙之味甚美一時傳其法曰炙金蓮是又以食人為戲也左良玉裨將王杠子者名之細食人必先裸而懸之抵啟其齒沃以沸湯使腑臟下墜幾盡及熟之良玉居楚使守武昌獸相食且人惡之良玉身為大帥而不知惡與獻賊輩何殊焉

獻忠妻妾

獻忠妻妾有詭云王閻部之女者居營罕見其笑殺人則嗟然獻忠日與卧榻前拔佩刀斬左右肢體以媚之或騰擲小兒鉄

柄槍仰拄其腹兒婉轉悲號王氏拊掌曰狗兒子乃復妙解人
顧也

殿廊木桶

獻忠與其下議事忽聞殿後鼓樂聲命止之初無人焉者如
是者數四疑是姬妻所為令曰若輩從四方來吾亦厭倦願去者
聽之皆躍然獻忠怒曰今乃見其心當死是間耳以大木桶盛石
灰倒埋之疊置殿廊左右後人入蜀王府者疑為所積金寶
爭先啟之香粉遺骸宛然猶在今至公堂諸耳房即其地也

獻忠鬼語

獻忠盡殺姬妾居蜀宮夜則恍惚有所見郊行於馬上作醉對
狀曰此時如何殺得及何不使我早十年入川也嘗語左右我於某月甲
子即封刀計其日乃以一殮之日也

虎患

獻忠死大疫丁亥年人相食父老為予言其時草根樹皮猶可
延殘喘而以弱肉為美似有使之者已而虎患十百為羣或夜半
扶椽瓦而下盡齧詩中老幼誠劫數也

永曆

永曆國為滇為羣下所制戶榜支給榜文皇帝一尺員日支俸米若干米若干皇宮花干

永曆常駐於安龍鎮三年縛茅為宮室李定國入滇使畢節人吳某逆之肩輿馬數匹而已支給榜文亦出畢節人某通判手至今為笑永曆美丰儀爪過其掌呼綿掌龍趾亦然非宦侍則病不能行此豈有古人髀肉之嘆者定國卒以死繼吁可哀也已

邊州聞見錄卷十

武進陳聶恒曾起

永曆狀元

永曆某科狀元張姓貴州偏橋衛人初生時或夢其家建狀元坊永曆國亡張亦不知所終

楊展

楊展峨眉之安固堪人崇禎時副將獻忠據成都展被執而逃殺捷為偽令以起事州人納之獻忠改元謀東下盡載輜重出江口展逆戰敗之班師嘉定州時丙戌年也後與李乾德武大

定袁韜約為兄弟乾德延與議事戒左右盡屏茶酒具搃殺之展素善水遁自稱爵主嘗取獻忠所沈金以給餉諸不給者咸仰食焉而猜忌因之李占春者曾英宿將與乾德武大定等構隙展復通占春先資以銀萬兩米萬石故及庚寅孫可望訟其寃移兵急擊韜走大定就禽乾德赴水而死韜秦人嘗與馬湖呼九思掠川之東北賊殺不下獻忠也

李乾德西羌人以得異人天書好占驗為沅撫於岳州設奇破賊屢戰有功占春惡韜並怒乾德嘗夜坐船尾視星氣謂主急兵徒步匿厓谷間已而占春襲韜不克突入乾德營取其孥為質乾德銜之又嘗勸楊展經營川北展不從乾德輕展而謂韜大定材武足用假之以殺展並取其貨樊一蘅移書責之乾德大笑以為非此不足濟師彼迂生何知大計也卒陷嘉定州諸邑而以身殉蜀事益不可支矣

大定被禽乾德使其子微服往汶川同年生為孟氏語妻妾曰吾死其宜也若輩將何之皆感泣自經斂其骸於嘉定之後山共為一穴乘輿走宜賓至月波驛知事不可為

中夜赴水死其弟從之蜀平孟氏子復歸西充邑為立祠使
守之乾德有復吳三桂書所以責三桂者甚至三桂怒擲之地
既而撫然曰李公膠於大義如此吾復何言耶

曹武

曹武山西人永曆時總兵永曆居黔之安龍鎮為其下所制朝見時
多攘臂大言惟武不失臣禮劉定國迎永曆盡殺之以武為羽林軍
督永曆竄緬甸武奔蜀之溫江為農夫吳三桂反以大將軍印授之
武閉門却其使吳兵過溫江為暴武正衣冠坐道左盤石上呼
村人環侍左右吳兵異其貌不敢犯會山鵲起草間徐起挾彈中
之吳兵有識之者曰此曹總爺可敬也皆下馬再拜而去武無子居
溫時猶矍鑠而不畜姬妾曰吾餘年偷活已耳鬚頰卷然如虎少
言笑常以病跛左足卒年八十有一

李定國

獻忠養子四孫可望號東府李定國為西府南劉文秀北艾能
奇一云白文選獻忠死四人入滇黔奉永曆而不相能定國智勇冠其曹且
嚴紀律民皆安之或傳定國兵當以夜至此曉則已過盡矣故所至

有功嘗破廣西孔有德居守亦為故將毛文龍廝養卒馳檄以
衆戰入長沙將度洞庭而可望已稱秦王柄國絕其餉定國走歸
雲南憤甚謀與芒部諸彘攻可望後期敗復合兵戰於交水設伏
盡殲其衆可望以十八騎奔我師雲南平永曆竄緬甸定國潛
師疾馳破其別部迎永曆而緬甸已獻之吳三桂定國環攻阿瓦
城不克撞厓而死同時以身殉者沐公天晟英後也

明季流賊之就撫或乞降而以節義終者不一劉國能從征數
有大功葉縣之敗為李自成所執曰若吾故人也何拒焉國能叱

曰昔與汝同反今則王臣汝未知死所何問我遂殺之自成破襄城
李萬慶與秦撫汪喬年死之萬慶所云射塌天者也張獻忠穀城

之畔王光恩王國寧等以新附自疑會議日中不決光恩奮曰人
反亦反詎得為丈夫耶衆請砍牲而盟光恩遽嚼指出血曰此
亦堪飲也李自成嘗襲擊之挫衄而去鄭撫徐光啟招之守

鄭前後三年一敗自成再敗其將最後以二十萬衆水陸夾攻
光恩出奇制勝截殺如神兩夜搗水營奪其戰艦百乘勝
復均鄭光化穀城進圍襄陽自成以為大成獻忠據武昌嘗

國安先左營諸將以舟師躬冒矢石而進賊皆反走國安亦與王光恩同歎者也左營號多降人能盡其力嘗以弘光南都之立多異議良玉以死誓馬士彥槍地呼曰公言良是其請守之遂以大礮斷江其後猜嫌日起良玉率衆東下惟後軍惠登相一無所侵掠良玉死橫刀矢之奉其子夢庚而夢庚不能令彭澤以下皆陷登相唾曰如此不如我為流賊矣麾所部絕江而西夢庚追之復唾曰是忝乃父者以上數人為賊最有名其為將亦有名節義天性也其始亦以世不知我不得不因賊以自奮耳崇禎癸未之秋秦晉豫楚無完城而鄭獨全光恩力也蹟其攻守之策襍見裨史者古名將何以加焉南寧尾大挽節未免二三士秀登相前後夾持而竟卒乎亂雖曰天之所廢而亦柄國者有以甚之耳余故牽連及之後之君子有考焉

劉文秀

劉文秀永曆時封蜀王守叙州學宮其故第也敗吳三桂追至保寧三桂設伏覆其師所隸二萬人幾盡孫可望杖之軍

軍門文秀善泅張獻忠死嘗與可望走重慶平寇伯曾英拒走之移舟盡泊南岸不得渡文秀率麾下五人踞刀躍入江至朝天門沒不復見英軍皆笑以為已死食頃舟中大呼曰劉文秀至英遽揮眾夾攻之文秀上下衝突乃奪其舟而還可望之走重慶尤江北嘴騎不滿千弓刀脫落眾皆下馬卧或勸英以大將旗鼓擊其前而遣輕騎絕下流掩襲疑可盡英以為此窮寇急之則致死於我斂舟南岸曠野無所得食其眾自散然後蹙之可坐待有成及劉文秀奪舟而

還可望等皆羅拜乃復遣壯士百人從文秀奔英軍英聯大舸疾鬪執紅旂指揮王士奇知為英射之墮水死英軍號十萬一時瓦解其健將李占春于大海等走涪州可望復陷重慶時丙戌十二月也距獻忠之死未兼旬眾以無主有去志會獻忠妾生女可望詭云男盟其眾以立孤為名文秀等乃共尊可望受約束丁亥正月出綦江十月攻王祥走之遂趨貴州破皮熊于烏江土司龍在田招之由武清平填入滇稱國主以干支紀年其党知立孤之為誣復有

去志乃從楊畏知言擁兵歸永曆邀秦封廷議未決可望遣人至南寧殺沮封者己丑由滇入貴州欲與王祥約盟祥不許使白文選以二千人赴永寧祥惧時李占春已復涪州于大海屯忠州之花陵河帳下皆曾英舊卒祥乃棄遵義欲由真安入彭水引占春為援可望使賀九義掩之祥敗自刎會李乾德等殺楊展敗占春兵可望知蜀人不與乃遣王自奇由川南劉文秀渡金沙江出黎州取曹勛以襲其後乾德方兵合拒王自奇而文秀已入嘉定乾德還救為自奇所躡敗死辛卯可望稱秦王下蜀檄連占春不許曰是殺吾曹將軍者可反顏事耶乃遣盧名臣狗涪臣州七月占春逆戰於野豬岩不勝與大海走楚壬辰春是為順治九年吳三桂從定西將軍由漢中入可望守將白文選走歸雲南七月後使文選陷重慶文秀陷叙州文選文秀故與可望比肩後皆為所役惟李定國奉永曆無二心忌之定國亦惡其專卒有交水之戰

天上孛星

吳三桂謀逆以夜半出禱於關壯繆祠道士夢神蹠之曰起起
大貴人至詰以貴人為誰曰天工孛星也三桂微服從數騎道士
候門三桂愕然道士語之故三桂有沮色遂不復禱

其居衡州時虎狼千百入城市或搏之以獻三桂戰慄遂病
不復視事

圓圓

吳三桂寵姬圓圓武進之金牛里人姓陳氏父業驚閨俗呼陳貨
郎崇禎初圓圓為田王親歌姬後歸三桂甲申之變圓圓留京
師三桂意猶豫已而知為賊所得遂決意請討梅村集中圓圓
曲衝冠一怒為紅顏者此也三桂鎮雲南叩圓圓以宗党謬以家玉
汝先生對先生故同里聞三桂陰使人致之先生笑曰吾明時老孝
廉豈能為人寵姬叔父耶陳貨郎至三桂觴之典房戰慄玉杯
墜地圓圓內慚厚其賜而歸之

韓大任

韓大任遼陽人吳三桂反為偽將守吉安圍之數重嘗於地上
以千里鏡見主帥方使美人洗足一人彈琵琶突入其營以穆將

軍救至取雙履而歸冰霜中裹草筋於足曉劫白鷺洲豫毀
其礮剝疾多智皆此類呼小韓信白鷺洲故宿重兵一夕令善泅
者繫大繩於樹與其黨聯緣而渡追兵不能及吳逆平宥以不
殺大任內慚噶爾丹之役率所部十人突陣而死

帽簷珠

長寧老醫生傳某寓滇時嘗見吳三桂帽簷綴珠如豆紅
光照馬照前後數尺日色雨雪皆不能侵其僕携一珠入藥
市置金盤中圓轉有聲銅錫器則若或泥之矣

康熙五十二年兩江總督噶禮以罪籍其家美珠卒不可
紀凡三觔十四兩有奇難得之物其可貴耶

照蛇鏡

吳三桂於雲南之歸化寺建行宮掘地得有青石碣堅不可動
盡百夫之力發之有巨蛇戴鏡蛇全身現鏡中命去其鏡燉不
知所之三桂是年死相傳此鏡已入內府云

異鳥

三桂死於衡州其年滇南來一大鳥集殿角或偽將相府第

色青黑腹有文如篆衆鳥千百隨之多異形唯烏鴉不至哆口而呼則衆鳥自飛入口中浴則水為倒流所棲糞穢山積弋者斃之或以為即三桂之孽云

白虹寄書

三桂反時湖州筆工留滇思歸未得旅次遇偽同知陸某自言家住湖州崑山下有老父在出入戎行一介之使避嫌未敢能為我寄書歸計唯命崑山明總河潘季馴別業今廢筆工自忖地無居人寄書何所沈吟未即對陸笑而言曰山某角有大櫟樹君至繞樹三匝扣之則吾廬宛在矣筆工心異之復語筆工方今戎馬載塗君行必取道某至某如其言竟歸湖州跡之崑山下果有大櫟樹復如其言朱門洞開青衣環列導而入階下多竒花鸞鶴翔舞儼然仙居有白鬚老人延之客坐曰兒曹聞於擇主以卑官而久滯邊徼幸託鄉里此夕聊免倚門耳情款甚至筆工彌恍惚堅辭出不數武已失所在相傳其地常有白虹貫天虹乃有父子可怪也

附子得官

三桂死其孫復改元洪化年少盛女謁日服補助藥大兵入蜀附子不可卒致有獻者輒予一官後有得其所御奕林五色縷織成中有機彷彿小說家所傳迷樓遺制上體畧無附麗云于暑月為宜也

三桂婿云王長安者常寓吳門其曲室蘭麝皆從墻外地窖中入特取香味而已

杏花府

雲南城西三桂花圃卽甸其菓園也杏花府今為民居斬伐幾盡卽甸鬱然寺僧歲獲千緡物理故有盛衰與為春華吾寧秋實也夫

吳井

雲南省城水皆鹽不利茗飲唯吳井清甘甃以白石方廣二丈許三桂時所造故有象房輦運入都市道相望也

撫署督井

滇撫署明季有空房數楹光怪自督井出相戒不敢犯天啟間湖州沈襄敏倣泮為中丞梯而下旁有石門金甲神跪迎曰此

間不過金寶若干以待公同鄉閔洪學幸公勿前言訖不見
襄敏以少司馬召繼之者果為洪學公語之故閔以此富於襄
敏迄今四世閔漸憂貧而襄敏之後猶饒裕物各有主即其
家亦不相假如此

湖州竹橋鋪濱太湖有元總管不花故宅階砌下覆大缸
數隻刻石其上云余以無子女瘞此地妄取者必禍及其家
石泐處黃白燦然取之即幸而不死醫禱之費常倍之
至今不敢犯不花可云守財鬼或亦未得其人如閔公者與

崔孝女

雲南昆明縣民家女年十六母病亟遂禱於城北銅瓦寺寺有
屋名捨身下臨萬丈潭女謂曰捨身為佛不如為母遂自投
也其父卒不及備號泣而歸女猶侍疾詰之云投屋時自亦昏
眩耳畔如水聲泓泓墮地則已及階恐傷母意不敢言也其母
遽起相持哭病已霍然一時傳孝女云

歸化寺牛

雲南市人將殺牛歸化寺過其側遽前跪而垂泣僧募金易

之聞木魚聲俯伏佛座下聲止即去日以為常後頗入雲南
市乞食盡十家為率周而復始雖幽坊小曲皆識之

奶奶稅

雲南安寧州通楚雄大理諸境百貨出入必由城西門地故有
熱水池清徹無硫磺氣石中丞文晟之夫人頻過焉知州何
某令其妻候迎夫人臨西門橋顧而笑曰知州或艰於供奉此間
可設稅為安人膏沐費也至今病之呼奶奶稅云

夢書貴字

予同年段浴川戶部安寧州人能詩而耿庚辰公車之役同行
者九人過邯鄲呂仙祠或夢見壁上書貴字其人竊自喜榜發
則浴川解之者曰貴字拆開乃中一目人耳

犢異

康熙四十一年大理府之洱海民家牛生犢肉隱起鱗甲狀毛純
黑日中有五色光或以為麟之屬但兩角耳怪而殺之盛暑蠅
蚋不敢集

高橋蜈蚣

嵩明州界羣兒烹伏雌於橋畔忽金光閃爍有聲攫之去知為蜈蚣州守李君命置置羅中餌之即匿不出

樹皮被

臨安諸彞以樹皮為被筋如麻布揉之毛長寸餘置之行囊中不脆腐姚安高土司餉客以樹皮席滑潤而冬暖

鷄語

楚雄之十羊廠江南人章某以千金與弟居竒其間一日其所畜雞忽作人語云叔數已至猶嗜利不止耶其鄰怪之復語云君輩猶夫章也其一云毋多言禍將及我權廠務者安平州張尹命以鷄至則呶嗶如故以其証章出惡而磔之不十日而火死者數千人章兄弟骨成灰先是有物如猴而人面喜竊少年背負而飛或擲草澤中時康熙己丑春二月也

桂花洞

霑益州西南樵夫緣溪得石穴蛇行而上可二里呀然者已出山半老桂七高與洞平石林石几不假雕飾月影空濛山河大地俯視一氣風從洞出隨風飄墮淺深異色皆桂也香不知根株所

自云

白塔

白塔皆楚石姚州隔江土司高姓相傳武侯南征時建塔亡則滅柱以鉄柱亦無敢改為也其山有木一株以少許炷之氣如沉檀孃娜而上自成飛鳥彙名萬年香

金星石

劍川州之羊岑故為斷中節墓諸生鑿石為拜台石皆金星以作研遠近竊取者日有其人乃改墓他所忠節名高選明季

巴縣令奢寅之亂死焉

鳳老虎

雲南武定府故土司鳳姓她土司無子妾娠乃虎也彌月繫金鈴於項縱之性不噬於人嘗夜出私食民間犬豕人聞鈴聲啟門呼其父詈之即俯首逸去每歲寒食墓門必以野獸獻其女承襲僻處沙里城麥飯之祭缺如也女淫虐所御童小過輒殺之

沒奈何

鳳土司故饒於財嘗鎔數萬斤金為一餅名沒奈何其犖歸沙里

城也出武定府東門十里許道險不能進推置澗中以羅羅書刻名於石十年前制府范公使人鑿取之已生鱗甲

大佛寺佛

洿洿一張弓直直兩条箭有人尋得着先買武定府後買元謀縣藏金隱語也解之者以為必指武定府大佛寺大佛而言有無賴少年竊碎之乃銅也大書題壁曰佛是西方佛銅是雲南銅請佛入口袋且救眼前窮見者捧腹

李鑰匙

元謀縣之獅子廠或以三千金開採數年無所得冬月衣繻俱盡泣請於神恍惚神語處故有鑛若干倉但汝家鑰匙未至今在某市中可即致之其人驚寤趨某市見有易布縷者口不二價曰吾李鑰匙也其人憬然以手畫地作鑰匙字曰君名即此否笑而曰儕輩以其音戲之耳握而強之入山率衆再拜奉觴推為洞主鑰匙瞿然曰吾倒篋不過三數金何相戲乃爾具以神語告導而前叩以何處可得礦隨鑰匙隨指處鑿之磊落推燦大花細花無數獲利千億鑰匙死吳三桂為立祠曰開山土地李鑰匙至今廠民猶尸而

祝之也

姚老人

雲南永平縣人自有明以來百歲坊凡三建矣范制府迎以所乘之輿老人辭步行投謁其子二百七十歲雲孫九十餘歲皆扶杖

綠琥珀

永昌府之保山琥珀有綠色者出土如石久即明瑩而紅

火把節

滇俗六月六日松枝然火撲空中及街巷以辟除不祥見童喧嘩奔走達旦逢人即撲有然及鬚眉者皆笑而受之名曰火把節

茄樹

茄不改柯久則覆檐結實如瓜皮堅可充飲杓之用灼以火去皮始可登食品也

何首烏

醫家為余言嘗見騰越州所獻何首烏有重三百觔二百八十觔者方書載何首烏二百年大如栲栳三百年大如三斗栲栳號山

精久服延齡成地仙騰越州所獻奚啻三斗枵枵而當路君子
不數年有簫鼓松楸之嘆何也書不可盡信抑以養生或別有道
與

茯苓

雲南所在有之大者五六十斤黔之威寧平越蜀之東川所出差
少揀苓為上塊苓次之破斯下矣揀苓之佳者賈人以私江南松
木既伐歲久根株朽蠹作沉香色上有鳥爪爬羅痕即知其下
將生茯苓矣其生以不過七日成形若生茵則無復生茯苓矣樹葉

封貯竹籠中名為發汗白毛徑寸膚如黎州椒精氣下墜則
敗絮其上易日必加轉側適均而後已又其膚浮竹籤行刺使斂
束重如鉄錘者價倍蓰故揀苓之佳不在大若精液所及適遇他
樹根即成茯苓神赤者呼赤茯苓皆入方書黃無所用余聞苗民之
業此者備錄之以補本草綱目之所未及云

緬甸

緬甸役其屬凡十三家號強盛十年前其王死妻娠歸安南國人
立其庶子其妻卒舉子安南以兵送之國為二所用萬年曆無歸

餘之法維揚人張某以歲癸未客其地卒遇元旦計之乃重陽前
二日耳婦善持門流民喜為之媚呼上樓人皆樓居也未嫁淫逸
無所諱嫁則不二日夫猶天也天其可欺乎工織呼緬布細密如絲
其人多巧術如影而至逐之或成朽株以呪封山則終日狂走不能出
能易人足毋下視行動如常視則蹶於地膝以下皆冢中枯骨耳
槩呼擺晏

緬寺

緬甸國之緬寺僧呼活佛飲酒食肉猶夫人其王乘象至寺門即膝
行而入每歲仲春之吉為僧載拜具湯沐使國之美女更迭爬搔
不遺下體王憑几而觀形如土木是真活佛矣否則殺之卒有能
一再活者

放歹

緬甸國別部木邦崇高釋氏多邪術病輒延致屋脊箕踞誦經
其所取牛遺項下金鈴僧咒牛皮如粒米大指爪間一彈指牛皮著
山樹啟視有聲金鈴在焉婦人習此與所私者約逾期不至腹
彭亨潰爛而出皆是物也名曰放歹產木綿滇民利之室某氏

而不歸衣食唯命以疾終藉記所有遺其家人金錢不藏棄卒無盜或云放歹足以制之

車里

厥民表文開曾從雲南元江府走車里境計月達其別部蘸高民皆樓居下畜牛馬黥面白黑相間呼其首音如奢其次音如綫又其次如花龍給使令者呼奢之眼睛其首不黥面自脛以上至腰皆文之成龍蛇花草民則至膝婦女唇以下作又字形其首通袖衫竹笠漆之餘以籜門戶旁出乘象自樓踏其背蘸高故有斫厥其首

歲一再至今見女遍禮厥民或饋盤飧牛羊肉不盈撮以手搏飯地炎熱元江府三四月即坐甑不啻蘸高惟深冬可居文開云自雍正元年江行十餘日至蒙撒問渡卒見其面駭汗涕泪不淫不盜不負所託久則樂其俗之美文開於西南諸厥足跡幾遍衣猶懸鶉徒跣霜雪中可為不務本者之戒也

卡裏媯

逾孟坑八九日諸蛮有名卡裏媯者兄弟自為部落每歲二月出劫漢人取其頭以迓田祖云其地初無粒黍飯於旅而甘之

市其種以百金且與後期其人竊計生之易而利不可復熟而與之諸蠻殺之其年苗勃然遂為故事風日所炙口齒呀然則以為喜而笑是田祖與戎也

其民徒跣肩以下盡布一匹為飾其酋蒙以短衫地產金錫楚人豐道土者一再至焉嘗見死人浮水而下長喙體有白毛云自狗頭國流來者

象

孟坑產象彝人伺象出入坎地深數丈以荆棘及沙土種麥其上象食麥墮坑中度已苦飢投以芻為象言詰之象不受制撓以長鈎數日一至象窘甚俯首受約束乃為邃道出之馴擾唯命畜象者必漁奴其人此與獼猴弄人何異噫

象每歲埋其齒各有常處取之必易以木否則不可復其踐稼圃矢石不能禦繫長竿以婦人衣之褻者望而却走矣予聞獅畏雄鷄聲象惡犬聲聞則舉鼻吼叫守死不敢去又聞蚺蛇能吞鹿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象乃却走皆物性之不可解者

象助

象筋襍用駝骨則易辨人骨則幾似著膚微有刺耳滇蜀之交死者以火化夜加護視既墳而後去之否則手足骨皆入市充象筋矣

毛人

雲南騰越州入交趾界皆荒箐客行負米以竹筒貯水誤飲澗水即不能言宿岩穴或枯樹中凡數十日有人長丈餘而毛聯木葉為下衣不火食十百踞道左乞鹽就而甜之倒竹筒示之渴則即引之甘泉可飲處或行李病不能俱裹置其巢歸時取之無所失其地罕見日月千年霜氣結成冰片取以餉客重與之言則益喜不求值也

安南國

雲南開化府二日賭咒河 國初吳三桂師至遣其將肉袒啣草自此牛馬乞降三桂矢之故名至今無敢踰賭咒河者六日安邊舟行八日寶樓商賈輻輳安邊設翁察其刺史也寶樓以翁察破守之其督都也國都名宜京無城郭四面皆金粉樓臺門施大索數重倭而入章奏皆使其妻上之六部從事決獄無几案一人摘紙尾疾書輕罰鞭背重則擊其膝漢人不加刑桎梏使丐於市而已

人皆了小婦人玉色舞衣蹁躑披髮不韞入朝大頂軟布冠位高者長二三尺牛皮裹足如爪獸然女拖盤雲屐俗不諱淫客至十百笑迎道左齧栳柳為獻受之則相隨薦枕娶呼鬼妻無復與偶客為忘歸妓館如平康里子都之妓者與馬距安邊四日都隴廠產銀楚人李崑山者開採七年同行數十人生還者三人云由女禍其民逸樂饒富日食不過飯一兩合飲不及三蕉葉娟然羅綺雖雨雪猶單裕也其王無子婿豫章人今承襲其別部居堪京者最强時役沙人為難按安南秦漢象郡交趾地任延為九真守教以嫁娶禮始知種姓余官粵西知其民猶以銅為界滇則賭咒河也志稱淳秀好學崑山不知書僅言其風土之異如此

崑山以康熙四十一年入交趾沙人之亂由宜京航海道紅毛西洋國入粵東當歸荔浦界荔浦故有廠今復來曩良而襟肘如故廠其窮人之歸也與

金卵

豫章人姓劉于都隴廠獲金圓如鷄卵而重不及兩鑠之水瀏然石有空青金則古未之言也

獨人國

有從雲南交趾界航海者彷彿浮圖峙雲表意為國都巨石塞門側身可入絕無人焉者陂池千頃石几突兀其上熊虎肉鮮血淋漓向所見浮圓具有人形欠伸而起駭汗奔走其人舉武已至張臂驅之入笑指熊虎肉使食戰慄滋甚其人怒而橫齧之衣履俱盡連噉七人摩腹飲池水訖還視門竇踞坐仍作浮圖狀衆惕伏死而復蘇潛行茂草中號其侶急解維以待其人不數武又至巨礮中額髮飛揚網羅不啻手曳船尾海水震蕩幾覆或持利斧砍之斷一指震蕩如故復斷一指乃免指大如象牙長二尺有奇歸獻制府范公傾雲南市奔走聚觀壞西轅門三日不能禁或云此獨人國時康熙二十六年也航海者凡四十三人食七人驚懼死者一人病肥卒不能出門竇者二人以他故死者九人得明珠一制府售以二千緡

邊州聞見錄卷十一

武進陳聶恒曾起

七星關

畢節城西面江源自芒部泱流十里五里有大小天生橋之號至關
乃為輿梁枝生一本橫度五六丈極構造之險明時以鉄絙吳三桂
下雲南取道水西以此橋西七峯圓秀厯厯如斗乃建寅也相
傳武侯嘗祭之

魏屯人

畢節縣之魏屯人韓姓醉歸仆地達旦自言有攝之者一為營

卒廖土地先謁舊令某鬼卒夾道立上有玉面而髯者斥令坐獄泣曰小人有母不歸則餓而死也顧左右言曰此人罪大猶有孝心旁一人似其鄉諸生黃某黃與廖皆先後卒久矣曰然請質其子俟終養韓顧視階下及道途所經啼笑不一遇其父抱持之若不相識數日其長子死居三年母猶在殯死

或以此書頗似東坡喜說鬼為疑余笑曰固也史傳即有之左氏伯有為厲豕為公子彭生之類皆是但史傳必有為而言余則聊記所聞而已干寶鬼之董狐余夢中乞得其筆人無可述鬼述猶信而有徵耳

城南卒

畢節城南卒楊某凶暴醉後入寺觀遍毀神像取腑臟踐踏唾涕以為常一日踉蹌而歸不由戶自剗其腹聶而切之隨手擲階下亦無復墮地頃刻俱盡而死詰朝于某廟神前見腸若干或肺肝若干皆其人素所汙慢者也

朱瞎子妻

畢節彭氏生而能言其道前生為雲南霑益州朱瞎子妻冥數

與復合其父跡之果有所謂朱瞎子者精于平之學游公卿間致富其所言里舍兒女婚嫁皆吻合瞎子至畢節相持哭堅請歸瞎子家視兒女七齡爾出所藏庭樹下金錢若干與其父曰此瞎子言某官升沈有奇中所贈貽也卒為瞎子妻先瞎子數年而亡

馬守備子

畢赤營守備馬壁以老病取營卒數月糧作歸計崔千總堅持之壁窘甚其子素以勇聞憤為千總所制拔刀竟奔千總家踰垣擊之傷股遂自刎歛於崔氏之門崔氏無長幼出入皆中瓦石市中談兩家

曲直者亦如之有司憐其意醵金守歸備使遂首邱而後不為

厲云

白菓屯狐鳴

畢節白菓屯有狐純黑色狐鳴居民必有疾厄迫切則登鬼籙一日悲鳴不止諸生吳某倭指笑曰屯中老人俱盡吾輩健飯今夕必無驗矣衆皆酌酒賀吳生醉歸厯階傾跌而死

九香虫

一名黑塊赤水之西門沱者佳他產大如指面力薄立冬後霜

曉取之三三兩兩伏石下日出不可卒致矣

鳳凰山

平遠州東南九十月間羣鳥翔集夜分然炬燭之爭自投地相載而歸鴉飛則豺虎亦至至今猶信

雲南浪穹縣之烏吊山相傳嘗有鳳凰死此每秋居人掩捕鳥無大小其腸皆無糞穢亦可異也

猴子廠

平遠州南挺胸岩言其容仰也緣溪萬仞或見羣猴連臂取飲逐之入石穴以石擲人其中多銀礦穴旁有古藤大如臂攀援而上驗之信遂名於石時康熙五十六年冬官募數百人踵其利藤中斷墮岩死者無算礦厚天地之靈不欲其湮沒於荒山空谷而使猴發之又以其梯堦俱絕而垂藤以引之死者而有知也此豈人事也哉

相傳雲南某廠將崩風雪中有一婦人浴於河已復於山下賣桃爭售之桃不加減得免者數千人或云山故有觀音岩此其化身也

獾家子

獾家子獾家子者豔異別種其婦皆長帚數重而無袴平遠州獾家頗登仕籍有名厠諸生者則請於婦家致祭裂帛為之袴親率畢集勸勉再四而後其婦服之

胡氏

黔西州學宮後小山玲瓏峭特中有狐能變化營卒林宏材者年少月下見美婦人逼之曰妾東鄰胡氏女也每夜輒至宏才後園且以金帛贈之知為狐其婦亦利其有不敢言狐語

宏才曰老於卒伍非丈夫也以藥一九使服之技勇冠一軍授把總每出道路抑揄曰是以狐媚得官耳宏才耻之謀諸婦刺狐傷左臂泣曰不圖君作如此決絕妾固異類君亦畧無人心頻行復出藥一九授之曰君自薄情耳他日有難服此得緩死且呼妾尚當脫君宏才洩其語會其姻婭疾亟乞所授藥宏才不知惜居二年射虎為虎所持亦忘胡言創甚悔曰吾實負之悲涕而卒狐媚惑人唐宋小說家多載之以余所聞鄉先生薛棠米師尹開封族子留後園每夜雙鬟以碧紗燈導由洞門入羣女玉色

妖麗相與促坐飲食歌舞諸譎間作唯不及亂久亦疲憊
米師詰之以情告後園荆榛中故有窟穴米師使視其處彷彿
近之移牒城隍之神其夜邀與飲笑曰傳語癡叔彼城隍
之神號令焉能及我米師自為文焚之閉廟其夜正色而言吾
非有害於君念君少年羈旅夜寒無寐聊同燕笑而叔老不
解事牒訴多門閤侯非城隍可比即事出游戲苛問不
免幸已趣人匿其辭使罔聞知耳出米師文示之墨跡宛
然已而復飲以酒曰與君薄有一日緣叔數將至可歸江南
吾輩亦去此矣左右方戒行李珠璣象貝金玉錦綉之屬委
地無算其人故貧窮乞請無已女曰吾非有吝於君但君福
薄非所宜有唯君自取可也持百金而歸兩手拳然而已辭
米師且述其言時流寇播虐蹂躪屢及中州米師心動出
百金為贈其數適符共相嘆異知天意不復可回以病乞
休去開封府數月而自成決黃河一城皆為魚鼈有薛半仙
之稱狐所教也思陵殉社稷米師披緇入山故與開封李氏
交好死之日李氏恍惚見米師至寢門舉文夫子名以薛

中州人頗傳其事李薛余同年進士官廢常而亡惜未及一叩其有無也

楊州鹽商孫某所善狐與妻妾襍處醉以酒無復人形醒即娟然羅綺雙言家挾持陰事危不可解泣曰能脫此危否狐有難色已而曰君盍之吳門若將訟寃狀其人當自脫君耳從之雙言家果大恐道路爭傳某日孫鹽商連舫載金幣美女將獻大中丞權閔使者亦心訝其異美女即狐餘皆狐所為也雙言家出亡事遂已以上數条與尋常惑人者差

異因言題曰胡氏云

素勒

素勒大定州彛女也端好不減士族其俗於秋八月男女出遊卷木葉吹之踏歌相和情有所感則連袂入山父母國人皆以為常素勒獨拱立不及亂一日見某氏子韶秀其意亦常在素勒挑之以歌素勒曰野合不以禮可乎約他時必為夫婦因取某氏子花抹額中分之素勒以口琴贈事出邂逅未及問兩家井里而別父母以素勒及笄某氏亦為其子求娶素勒而素勒與其子

皆不知其即為前所邂逅人也親迎有期素勒悲泣自經父母於其懷得花抹額半幅茫然不解某氏訟之州尹其子曰小人自有婦此女雖以父母之命非所願也乞無苛問出口琴為証女父母見其所繫五采同心結曰此吾女手制某年秋失之何由及汝某氏子以情告女父母復以花抹額示其子其子失聲長號見者皆為感嘆其子歸亦自縊而死攝州尹事者畢節令方進士瑞合也請建坊于城之中街曰卉衣完行云

馬脚

大定長岩馬氏女夜則有與私聞其聲久之病甚延道士李天培治之其術懸大鉄絙熾炭于門神至即附人身而言呼馬脚道士咒水畢馬脚呵道士為誣妄道士失色須臾復出一人粹馬前於地曰何物妖虎敢假竊名字以桃枝搏舍旁泉穴者三大蛇鱗甲純綠與所熾鐵絙相纏縛若就繫狀女悲涕乞憐投涕油中食女女如夢覺衆問前馬脚云何曰蛇妖所使也女可治否曰數盡七日已而果然

大定狐女

大定州之沙子硝緣溪多岩穴林木深奧跡罕到豫章隱士以訪友日暮踉蹌而渡玄衣少女隔岸呼曰下流水深從其上斯可褰裳就之引入洞門曲房窈窕簾幃衾枕甚都復有白衣女二出迎皆國色詰其姓氏曰偶來人世耳奚問焉詰朝生苦飢諸女嗟然曰是須火食盍致之留白衣一人枕生臂而寢生且疑且惧竊視其衣自領緣而下漸成狐腋潛逸溪畔漁人方集網於此語之故羣譟而入石榻橫陳藤蘿掩映而已沙子硝故饒民居花月良宵佳麗時逢道左以為東西家懷春所致自尹生而知其為妖後此亦無復可見云

豫章人又言其鄉之奉新縣赤田羅氏宗祠有狐少年羅文耀者讀書其中相得如夫婦文耀或洩其事狐必詈之守祠者為老寡婦狐嘗致其所切或夜苦岑寂狐即挑燈與共言笑不為害後催科吏見窘於主人使宿祠中默禱於狐主人去見少婦閉門意其為守祠者窺之方于燈下製紅繡鞋遂與私曉已失所在吏病不能起綉鞋乃楓葉數片針則棘針也

貴州大定州製牛皮畫采入水不腐或成胡盧形長二尺中匿
茶酒具大小畢備行旅便之 俗呼為馬前卒

烏撒鹿

烏撒緣厓多松多麋鹿土人鑿石溺其中如是者數四乃襍狼
毒磁碗屑狼毒見血即死

水西

水西古羅甸國安坤明時宣慰司長壽人劉之復為永曆守
畢節衛以所衣捨剝孫為好坤不知其美也卻之其下曰盍為
領緣拔刀割之盡之復以為輕已後吳三桂下雲南李定國分
兵守盤江七星關諸險之復導由水西坤復沮之以幣而後行
三桂怒雲南平移兵討之歲丙午殺坤置大定平遠黔西三府
今為水西州故嘗與奢崇明謀逆坤復自大妄思帝制以滇黔
為易與使謀探北來形勢復曰漢古墻竿多於國之長槍
乃已

阿五

阿五水西彝酋梟勇多智吳逆時檄其屬萬人下荊州阿五不

為用李芳述杖之跛其足卒逃歸芳述以偽總兵守大定阿五圍之數月嘗於小北門臨澗語遽躍馬刺芳述中鞍芳述斷以及晏千總追之以折柄槍擊晏墮澗而去乞糧黔西阿五縱之出設伏波羅箐壘木石盡殲其衆阿五雖跛馬上旋轉如飛嘆芳述每以死鬪芳述迫險長戈如蝟拉折其半跳崖走吳三桂救至乃免康熙三十二年芳述以歸命功提督貴州旂所指抹首佩刀而迎者皆股慄匍匐阿五彛服且笑且前曰今日同為王臣公豈猶記北門之役耶芳述亦笑以良馬賜之逾年有司捕阿五斃之獄

波羅箐在大定南四十里後人拾遺骸為冢號萬人冢云

臨陣箭

李芳述不能持滿曰吾所習者臨陣箭也嘗聞老輩之言腰間白羽惶惧中幾不知所用能手弓十發其四五者即可禦敵臨陣箭宜未可笑與

人虎報

康熙三十四年黔粵界上賣栢香彛人卒聞虎嘯乃在百尺整

溝中搶地作乞憐狀。彘人日暮且還，愴然曰：爾母返噬，何難脫爾於險耶？襍砍綠崖竹樹皮之一，時風沙捲地，虎已額抵彘人，懼而返走。虎啣歸穴中，置南面，率兩子北面，跪以豕以獻。彘人熾火食訖，虎與子徐食其餘。彘人欲去，虎使其子守之，詰朝復以巨囊獻得白金百餘兩，衣履畢具，導之出山，繞而前者，教四他日。彘人曳履過水西之拖泥城，一人遽前呼曰：是殺吾父者，土司詰之以履為徵，具道賣栢香時事，土司怒其妄命，殺之。虎自峯頂踏民居，直突行刑者，齧斷其縛，背負彘人而去。一時歌謠小說家題為人虎報云。

平越婦

平越府貧家女或娶婦，皆于市賣之，不售即挈而之他，袖數十金入市，晚即得婦矣。

三江彘

界黔粵之間，普安州屬上中下三寨，勢如率然。十年前頗不受鈐轄，討平其人，善鬪，以衣自裹其頸，奮擊無前。婦人褰裳而涉，與衆同卧，起無所諱，忌惟不見乳云。乳自丈夫成之餘，皆天生之耳。

羅脚夫

湖廣襄陽人為人擔負常若不勝禱於其山之神夜卧忽如寐呼之不醒其兄遽而求火見林辨傾壓魁然而長幾丈有咫任重兼類牛王師征吳三桂羅脚夫之名傳軍中召為步兵督賊望而返走入安順龍寺司帳下健兒匿竹間從後砍之斷足墜岩死

同時襄陽城中張明經之女夢神附已醒乃化為男子久之與婢私孕而後語其母嫁有日矣夫家訟之官使驗之信乃改服云

眉聽

山薑田先生巡撫貴州時有孝廉黃之驂者其聽不以耳而以眉阮亭謂與龍之角聽牛之鼻聽同訪之黔人不知其異也凡人耳不聰而力于聽則眉為之歛之驂或其甚焉者耳

黔酒

黔市沽酒輒云欲得若干升以手聚量麴藥已成飲時乃注以水與蜀啞酒相似古人飲計升斗猶此意歟

使黔日記

德州孫峩山先生使黔日記載其僕俗於江得石底平面凹上如耳

輪下如耳垂色如猪肝試之發墨又云次日行六十里得石堪為硯者復
數枚形製各殊不假雕琢紀以詩前後凡五章其四云竒才當未達
往往辱泥塗騏驥等罷蹇珪璋襍砒砒一朝感知已乃與尋常殊
沅江產佳硯造物夫豈徒何人為採掇棄之若土苴尔石不能言使
我生嗟吁十枚落吾手何異天雨珠陸離其光怪古拙其形模我
有曹氏墨一金易一珠為尔發精神尔其遂良圖風詩追南雅謨
典希唐虞本非耳目玩當貢帝王都嗟哉此石儔何地何時無
所傷知者希毋乃類是乎余以江濱石制硯作歌人皆不然其言
讀峩山日記嘆為先得我心楚蜀泥沙瑣碎下千百年委棄之物
得吾兩人磨洗出光怪長言詠嘆以示後來無恨知者之希也

北棧狐

棧道土人呼偏橋半就崖石故也北棧屬秦地多叢水武強劉益
益侯先生嘗言以部郎視學四川過此雨甚小兒女索飯聲噉噉
麵餅半筐就樹杪餘滴以洗暑濕蒸鬱之氣手自雲霧中出
大如蒲葵扇而毛揭之去一時駭然然亦無他見也座中家季方
又言昔有宦蜀所給憑誤留其家書笥中者或云此間老狐能

致海外物以刺謁再拜設醴具以情告狐曰易事耳某刻至某刻當返為公飲滿未晚已而達旦不至疑其誣忽聞空中語曰幸不辱命但幾喪吾千歲軀詰之云某刻至兩郎君坐隱燈下吾啟筭取憑並黑白子各一為信中路遇漢壽亭侯走避之雲南某山鷄鳴度侯已去遠始歸踐約耳郎君以于局中失子相視咄咄他時道此意也語皆近怪若劉公則得之所見云

山西打鐘寺僧照徹丹陽賀氏子也遊京師最久嘗言西直門有嫠婦與狐偶嘗衣食之一日汗背而歸云至前門關廟爇其香火之盛據神位竊感福甚遠忽周將軍至逐我幾不免耳婦戒以後無然狐頷之一日去不復返婦夢狐垂涕而言某不從卿所戒已被誅尸在城外某氏隴間卿能救之則十年來伉儷之情也婦如其言果得白狐瘞焉婦家貧無衣且老為人言之必泣云此狐以不知避而死其靈尚能入夢異哉

龍背婦人

明時有從夫過棧道者卒墮崖谷中細草叢生沙昏玉色白雲滄然有物如弦騰而上蜿蜒擘攫知其為龍竊自念率律千仞

又無所得食自非攀鱗則無生而滄然之雲且自襟帶間出天風
海濤頃刻萬里及履平地已是河南某府界居民以婦人從天而降
走白縣尹尹馳視乃其妹也具言所以夫婦卒相見云

詩崇

相傳蜀士赴春官過馬嵬題詩詆譏已而道病夢貴妃名而責之
曰吾天上神仙也一切淫邪苟且之事天上人無不可作去呼但不許他人
為口實耳若本迂生自干罪譴吾已奏聞上帝削去祿籍矣其人
大悔悟詣墓所免冠謝病乃脫然然亦卒不帝為此說者倘亦
滑稽之雄也與

山夜合

歲丁亥宜君兩山夜合陶穴居民數千家沒焉月餘或利其有掘
之得一婦人色如銀負之出見日微嘆而卒

魏志注明帝時太原發塚得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不
可三十年又有開周王塚者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久之能言婦
女之生於地下者伊古而有不必如干寶父婢飲食之也康熙
乙亥間浙之武康縣民掘地得棺內為人言云居此千餘年再

數十年即復來人間幸勿見發否則為厲耳卒發之迺一
玉色女子云是沈休文之女休文武康人一時以為妖鋤而殺之無
血民皆病疫棺中玉盤紅黑各半入其地某學士家

三峯子

三峯子米脂縣萬中距縣二百里徑仄不容足林木深黑中為李
邨即閩賊李自成故居旁為其祖海父守忠墓汪公喬年撫
秦時奉密旨發掘而時無知者縣役孫成即李氏子邊令大
綬執而訊之使為導大小塚二十有三成曰昔會葬李海猶見童

其穴異人所指示甫窺得鉄槩一蘸火壙中曰鉄槩不滅李氏
當興伐之骨皆血色間有毛無燈槩也翌日復伐之則火光瑩然
骨如墨額角白毛長可六七寸左側稍下意為守忠墓棺外有
蜂數斛骨如銅綠生黃毛小蛇純赤而角自腦後出騰起丈
餘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乃腊其蛇並燈槩獻之後年出師襄
城自城扼腕奮曰是發吾祖墓者疾鬪破之自成據長安以米脂
為天保縣聚遺骸為一邱致祭尤切齒於大綬故邊令發塚日
自成矢集於目其堯之在長安者媒孽百端中大綬以法幾不

免然卒以此得脫歸自成入京師命任邱執大綬併俘其家未及誅自成敗又執之行至壽陽而逃匿瓦窰中夜有圓光如日昇而騎者皆獅象踞橋再三其後村人送之方山寺乃免入

本朝歷官刺史有虎口餘生記賊祖墓之發出喬年實出大綬且于喬年時為賊党所中傷解組去固不得以喬年死國事之義責之

楊嗣昌好形家言督師入蜀時於馬上搖鞭指點形勢考驗前人成敗得失而卒至亡身其祖墓亦為逆獻所發自成之敗以為被發使然則逆獻又何以云賊亂無成天也亦人也朱子云須得中氣中氣豈易言或者中氣得則自無此亂臣賊子耳

曬白

涼子女子小時置烈日中色如桃花名曰曬白否則美人病起道家粧束耳有携入四川如其法行之者遂為邑中之黔涼州人云雖其鄰邑亦然

合水趙生之西華池課養農卒遇虎以扇覆面牽其馬却行虎
左方竊視其面與馬齊足趙生蹶於石馬驚墮澗虎亦驚躍而去

驢言

平涼之靈臺縣人鬻販私鹽一驢驅之不行作人語曰吾自墮畜道生
兩駒汝售若干為汝出死力又獲利若干數已盡此矣衆皆愕請
縱之驢曰不然汝行深山吾利汝橐中金嘗殺汝今斷吾首則得
所報矣言訖伏地仍作驢鳴遂殺之其党韓紹云

猪居士

真寧閔令曉出一猪跪而前閔贖之使歸東岳山廟中月朔必詣
聽事若叩首狀與之餽乃去呼猪居士云

嘉興徐圓寅遵義雍正甲寅牧潼川因詣琴泉山祈禱忽猪
隨至山官行禮亦跪於後禮畢官跪前徐憫之其主乃州書
吏因買而放於城隍廟其猪不趕逐徑入廟內每日必至主家一
行夜宿於廟元旦必詣州衙一次人亦呼為猪居士云

新津龔胡子者方鼓刀隣僧請贖之其婦亦至曰吾夢即
若翁耳延僧詰之亦云卒受其值一時有龔英胡子賣父之說

父亦屠耳

黑鷹潰圍

崇禎間蒙古犯固原守將吳繼祖以三百人禦之被圍外援俱絕有黑鷹自山頂下繼祖率其眾隨所向奮勇擊之復還固原拒守乃退於其山立關壯繆祠以黑鷹為有神也

石炭

靖遠衛地苦寒山無草木產石炭石煤以代薪炭視煤質堅光瑩倍之煤無惡焰與寧夏同

大同府之靈邱諸邑炭有名望姑者著火可終日其爐泥色如白塼厚亦不盈指雖熾數十斤用之經歲堅緻如新名不毀爐皆山右好事家書屋中物

奮威將軍

吳逆時王黼臣反平涼秦隴震懼有進二三之說與張靖逆者其裨將王進寶堅持之曰君侯位極人臣負國不義勇意決守黃河西與敢死士聯皮囊而渡夜襲蘭州破之軍中有黃黑煞神之稱黑李達也西彝嘗為邊害令二人共乘一騎而前一人下持連枷

棍擊之兵又不能禦鎮彝所立祠圖其狀卒以功為奮威將軍
李逵靖遠衛人

逵嘗身先士卒刀痕遍體進寶由連雲棧入雲南持重不
嗜殺賊衆呼仁義將軍勇與二人俱起卒伍勇先貴嘗於廟
見卧虎逼之乃進寶醉耳

靖逆狎客

僧照徹言張靖逆幕中狎客某吳門人語及館娃佳麗似有深情
其人歸覓名姝以進月餘於燕坐啖其愛憎靖逆笑而不言言訖引
之曲房披幃見名姝首在金盤中股慄不能起賜以千金揮之出
左右云此必大將軍以為尤物恐不能自絕故也其首猶伴枕函則睡
之可知其人不敵復見亦不敢歸吳門照徹親聞其說

摘花雜劇

王阮亭啣命祭江濱過隴西方伯能公餞之郊外演所云摘花張
四姐能公問是為玉帝之女流傳奚自阮亭默然出語人曰孰謂阮
亭博雅者摘花張四姐而不知奚其知秦聲呼亂談以七字為度
其詞不經可笑皆摘花類也

鍋塊 北人呼為鍋廬

餅餌之屬秦人利用壯所云鍋塊頗為輔車之害其厚至尺許者乃鬆美燒羊矢數斛煙焰盡埋鍋塊其中灰隆然則皆熟矣



